

古桥上的冬景

任随平

一座古桥，站在冬日里，是一段折旧的往事。

独处的冬景，因了古桥而铅华洗净，明媚着，迷离着，似往事简短的结尾，又若春潮涌动的肇启。

此刻，我就立于古桥之上，望冬。

冬虽已少缺了春之明媚，夏之热烈，秋之绚烂，然而冬并不孤寂。小河是封冻了的，冰层却不结结实实，低洼处还分明亮着三两处冰洞，若不是顽皮的孩童有意为之，便是牛羊的冰架。此时，虽无牛羊饮水，却有三几只鸟雀，颤颤巍巍里用小脚攀附了冰层，尖喙噙着，偶有冰渣溅起，借着晨起的光线闪耀着明媚的光芒，那鸟雀先是一惊，随即镇定下来，继续啄着，也就是啄着，并不为了解渴，似乎啄冰的过程中饱含了足够的春意，安逸里，带给人一份淡然的暖意。

就像河之岸，和河之岸边郁郁的芦苇丛。每一株，都白了头，苇絮绒绒的，徐风拂过，苇丛摇曳着身子，相互搀扶着，像上了年岁的夫妻，少了一份热烈，却多了一份柔情，在舒缓的爱里，历经着生命至高的甜蜜与挂牵。

远处，便是远山。光线斜斜地打在干枯了的草茎上，似乎发出飒飒的声响。黛赭色的山峦绵密起伏着，褶皱若飘逸着的衣衫，彼此拉扯着，你揽我入怀，我斜倚你臂弯，顾盼生辉。翔集的鸟雀恣意穿过山腰，或俯冲，或斜插过林梢，双翅生风，伶伶俐俐地去了又回，来了又去，将浩渺穹苍当成了飞翔的草场。这时候，立于桥上的人，难道不会心生敬畏么？为这天地灵物，为这忙碌的奔波与寻找。它们是在寻找食物，寻找伙伴，抑或是在寻找春天来临的讯息？望冬的人舒过长长的一口气，笑了，那般真情，那般深情。

的确，立于桥上，便生出了一份凌空的优势，亦多出了一份凝思与遐想。

冬日不仅仅是安逸的季节，更是思想的佳期。

牧羊人手执牧鞭，一声脆响，成片的羊群奔走着，追逐着走入了辽阔的山野，走入了丰腴的草场，这是羊的福祉，亦是冬的恩赐。阳光散漫，牧羊人仰躺在大把大把的光线里，面对浩渺天宇，梦想的不至是羊之饥饿吧？或许，在享受宁谧时光的罅隙，他一定在向着天空抒写胸中久违的诗句，那诗句里，有羊的春天，亦有生计的春天。

当然，还有那个穿场院而过，面对草垛尽力掏挖出一大堆柴禾的红衣女人，她将柴禾熏暖土炕，点燃灶火，点燃红衣一般的生活，也点燃酡红的春色，在冬日里，在冬日寒冷裹挟的午后。

这一切，暖了青青瓦舍的村庄，暖了古桥，暖了古桥上望冬人胸中燃起的诗意。其实，冬就是这样，在蕴积了夏之热烈，秋之绚烂之后，一定是在孕育着春之明媚，犹如一曲抒情的歌谣，平缓的述说之后，必将是发人深省的颂歌。

在浩宇天地，在融融冬日。

腊月的味道

戚思翠

腊月是有味道的，那味道绝美。舌尖流连，心尖忘返，因那魂牵梦绕的味道叫年味。

季羨林先生曾言：虽然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但当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颇喜欢此言，如果年是一句哎哟，你也在这里啊，那背景就是腊月，一场怦然心动的邂逅，便在舌尖上芬芳起来。

腊月的味道，最先登场的是腊八粥的香味。母亲熬的腊八粥是最好吃的。为了一锅腊八粥，母亲好生准备着。熬粥时，先把不易煮烂的黄豆、红豆、花生、莲子等提前泡胖，后下入大铁锅用旺火煨煮，待它们开花笑了，再放入糯米、小米、山芋干熬到快熟，最后放入青菜，改小火，不急不躁耐心地熬着，为防止溢出，将木锅盖敞开一道缝。锅内咕嘟咕嘟地欢快歌唱，让我提前的我感到心里暖洋洋的。刚出锅的腊八粥热气腾腾，稠糯可口，粒粒晶莹，粥香四溢。人人吃得肚大腰圆，连打饱嗝，都不想丢碗。

腊月的味道，最勾人魂魄的是腊肉的香味。食腊是很多中国人的传统，因为腊味的天

性是抗寒抗湿的，特别适合在阴冷的冬日里吃。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一到过年，就必吃腌腊食品。虽然做法多种多样，但殊途同归，追求的都是一个热气腾腾。

这种神奇食物，制作时间必须在冬天。在寒冬腊月，腌制成的腊味品质最高，口感最佳。当这些历经了天寒地冻的腊肉、腊肠、腊鸭、腊鱼被烹饪之后，却又变成了餐桌上释放最多热量的一道暖菜，这其中的反差引人深思，品味无穷。如是母亲在某日烧菜时唠叨着少放些盐啊，我们就听出了快乐，听出了幸福，不用说，那菜里一定是放了咸肉的呀。想象着喷香的腊肉吃下去的美妙，不禁咽一口唾沫，喉咙里咕咚一声。眼看着锅里被煮得不停跳动的萝卜和几片诱人的腊肉。有时不一定是腊肉，只是几片腊肉皮子，是母亲平时用来熬油炒菜的，在确认无法炸出油来时，索性最后一次利用，炖煮给一家老小吃掉。腊肉皮的味道更美，嚼在嘴里，硬啾啾的，很耐咀嚼，百吃不腻。

腊月的味道，最令人回味的是雪香和梅香。有句俗话说得好，人靠衣妆马靠鞍，时光也是，进入腊月，腊雪就是腊月最美的装饰品

呢。风挽裙袂，雪花起舞，皑皑白雪，银装素裹，迷倒多少望穿醉眼。冬天麦盖三层雪，明年枕着馒头睡。麦苗枕雪，溢出馒头的清香；孩童戏雪，追逐纯真的快乐；大人望雪，风起处，岁月如歌；老人尝雪，舌尖上，瑞雪丰年啊。自小酷爱腊梅，每每寒冬腊月的雪天都要与腊梅花约会，欣赏她凌寒傲雪绽放的风采。一阵暗香飘浮过来，我不顾一切地来到一个院落，一幢老房子前的一个院落，看着墙角盛开的腊梅，忘了寒冷，来了精神，好似邂逅了故友，心情无比快乐，无比清雅。

腊月的味道，是年夜饭的味道，是家人团聚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腊月行走到底便到正月初一，那味儿就不仅是图个吃，还可以在欢乐海洋里泛舟。

红门联，喜庆词，连天炮仗酒香时；互道贺，团圆时，家家户户喜庆里；红孩子，黑孩子，蹦蹦跳跳跑大年；过大年，看大戏，人人会唱样板戏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腊月的味道就是过年的味道。过年的味道不仅是五谷酒香满院春，而且是人文情怀味道的百花齐放，团圆是根本，喜庆是主题。

组诗

向延波

红岩岭，丢失的血性一丝一丝回来

我的征服欲望

来自山下一只壮志凌云的蚂蚁

如果我还在犹豫人生的意义

它可能会先我到达山顶

我们经常没有好路可走

也没有掌声和烈酒壮胆

红岩岭

摆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难关

试探着我男儿的斤两

我鼓起勇气登上一朵云

在天空呐喊 奔跑

有一种心跳叫攀岩的刺激

拿出身手和千仞绝壁较量

赢了

不仅仅是颜面

年轻时丢失的血性

也会一丝一丝回到身上

拜谒一棵树，因为它的古老和年轻

溪流千年

船渡千年

它在那里

不论恩仇

无关风月

它在那里

火烧过

雷击过

它还在那里

现在它站在夕阳里

没有多余的部分

四十万个日夜

只是它身上

抖落的一些记忆

十个人合围

没有成功

一百个人来

也无法测量它真正的方圆

因为有那么一段激情岁月

在树干和叶脉里奔涌 突围

赤脚的七尺男儿

在树下印证初心

跟随一面旗帜追赶太阳

再回来时

白发苍苍地跪下喊娘

满树的绿叶唱起童谣

山河里依旧飞扬着

年轻的回声

一棵树

庇佑一方土地

一棵树

不再是植物学上的名词

禾田居，黑白影片里的炊烟和香甜

时光轻轻按下了快门

留下了一幅黑白影片

再好的像素

已经拍不到祖母手中炊烟的香甜了

禾田居

在一个秋日晌午的篱光里

慵懒地散开身子

青瓦 木房

草垛 牛角

这是故乡失散多年的孩子

在一声声轻唤中依偎到她的身旁

我们踏踏实实地做半日的农民

春耕秋收

夫唱妇随

你织布

我榨油

把大好的江山

安放在无人知道的田园

荡起的秋千上

一位迷醉的女诗人

春天已经提前走进她的身体

我误认为

这是邻家青梅竹马的妹妹

正沿着丝瓜秧一点点长大

爬上南墙开花



夕阳红 苗青摄

冬至

雪梵

又要来用温暖来包裹我们了 冰天雪地寒风冬至有到说 昼最短天 在某些地方

二九

夜最长

最娇媚的春就不远了，

最彻骨的寒就来了

大如年

三九……

杀猪饭

胡家胜

田湾村的杀猪匠田么儿要杀猪了。田么儿一杀猪，腊月就到了，腊月一到，离年关就不远了。

田湾人爱熏腊肉，田么儿家的腊肉每年熏得最早，吊在火炕上，有点像一块块的劈柴。等过年，一块块劈柴就变得金黄。田么儿一杀猪，村子里的其他人就陆陆续续请田么儿杀猪了。在田湾，这种习惯形成有了好些年。

天麻麻亮，田么儿家的猪嗷嗷叫了。昨天，田么儿搜肠刮肚叫了村子里能叫上的男人，也就四五个老头，田么儿最小，也是六十的人了，记得入冬，田么儿做了六十大寿。

年纪最长的开庆叔，七十有六。比开庆这个年纪大的还有，只是叫去吃杀猪饭的。昨天，田么儿去叫开庆叔的时候，开庆叔就讲，你是喊吃杀猪饭么？我是两个肩膀抬张嘴，只怕帮不上什么忙。田么儿说，开庆叔，你烧烧火翻翻肠子总可以吧。开庆叔很开心，可以以地讲了三遍。可是，这么老早，田么儿的猪却嗷嗷叫了。

开庆被嗷嗷叫的猪声叫醒。入冬以来，老毛病又犯了，夜半有些吭吭咳嗽。老伴说，又咳起了。开庆半开玩笑地讲，我偏过了大半辈子，还讲什么客气呢。老伴说，你是三百钱买个猪，得一张嘴，等杀完猪，去医院看看医生。开庆说，有什么好看呢，不就是个咳嗽么，等开了春，阳气升了，树叶全了，鸟儿叫了，自然会好。老伴讲，你难受，我难受。开庆说，你难受啥呢？老伴说，难听，听起来揪心。开庆想憋，却没憋住，又吭吭两声。

开庆披衣起床，走到屋后尿桶旁漱漱口。老伴说，门也不掩，腥得作呕。开庆也觉得尿腥重，赶紧抖抖，进屋把门关上。

开庆换件平日下地衣服，赶往村口的田么儿家。一路上，猪还在嗷嗷叫。开庆想，几个人怎就连猪都杀不了呢？是不是还要搭把手。想着，就加快了脚步。

猪还在嗷嗷叫。开庆走近田么儿院子的时候，看见了邻屋的田开来。癩子，杀猪啊，开庆叫田开来小名，没想到今年村子里的第一头猪是从癩子家杀的，意料之外，就换了说话口气。田开来说，正好，开庆老哥来了，怕就缺你这把帮手。开庆说，我比你还要大五岁，作不得依靠。田开来说，谁不晓得你老哥有把力气，来来来，过来搭把手。开庆说，开庆叔，你轻点儿，骨头怕是碎了。惹得一伙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

田开来没接大伙吃杀猪饭，他的猪是和城里三下锅连锁店打伙喂的，这种喂法在附近几个村子已经普遍，叫寄养。年初，一个叫胡总的年轻人拖来一车黑山猪，胡总说，愿意喂养的把猪领回家去，猪大了，打个电话，我来杀猪，三一一一，二一添作五，对半分，杀猪

钱我出。村子里没人响应，各家都喂了猪的，就田开来没喂猪，田开来领养了一头。田开来说，我试试。

老伴死了几年，田开来就有几年没喂猪了。往年，都是老伴喂的，老伴耐烦，一把料一口草地喂。这些年，田开来的年猪肉都是从市场上买回熏的。儿子儿媳在外打工，过年才回来。过完年，要带走好些腊肉。田开来就自己想自己喂猪试试。村子里的人就笑，癩子，你也能喂猪？田开来发狠心说，能，保证能。胡总想在田湾村打开局面，就对田开来说，田叔，你喂吧，没喂好，不怪你。

田开来猪喂得太好。开庆跑去看猪，大黑猪在栏圈里蹲着后臀不起来，任凭一伙人怎么赶怎么拖，就是赖着不起身。开庆趴在栏圈上有些羡慕，癩子，真没想到，你的猪喂得这么好，喂成了小牯牛。田开来说，我也没那么好，就是这牲畜喂了睡，睡醒了，肯着膘。田开来受到开庆的夸奖，心里正美着，一旁的胡总说，开来叔，这猪不是这么喂的。田开来有些想不通，说胡总，你说我的猪没喂好？胡总说，没喂好。

田湾人喂猪 历来都是以膘肥体壮论好歹，田开来一年来悉心喂养 现在 胡总居然说他没喂好 他觉得委屈。田开来说 我一年来 苞谷喂了几百斤 芋南瓜红薯不知喂多少 怎就没喂好 胡总说 你喂得太好 猪长个长膘去了。田开来糊涂了 这就是没喂好 这在我们田湾是最好的猪 不信去村子里看看。田开来想，怪只怪我当初没给你讲清楚，这